詒晉齋集

詒晉齋集卷八

成親王 著

題宋高宗書聖主得賢臣頌

案玉海乾道二年三月十四日御跋太上皇帝御書聖主得賢臣頌賜宰臣虞允文乾道孝宗年號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拜張浚左僕射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嘗書此頌及李德裕英傑論賜史浩則孝宗御書也高孝皆工書所書聖主得賢臣頌不止一本此本以筆意觀之當是高宗之蹟

清容居士集延祐問跋孝宗乾道八年書聖主得賢臣頌云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繇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為直講時嘗沐是賜賓署御名且書王字於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柄之外大父為王嫡孫生會

稽郡君柄實親出爲國朝史官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
寶是卷云忠定王卽史浩也此可證玉海附錄之

題米友仁尺牘

鄧椿畫繼述米友仁被遇光堯官旣貴更自祕重雖親舊
亦無緣得其筆墨衆因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
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以此尺牘觀之何爲自蹈世法中
物態耶再案張擴東窗集載其轉右朝請郎制云權鹽之
法具有成規惟推行之得人則阜通而無壅以爾風力强
濟智慮疏明將命浙西爾爲無怠歲終會課以增羨聞何
浙一官肅示勸賞觀此非僅翰墨中人矣

十七帖跋

黄伯思以十七帖爲書中龍此册首無標題尾無押字止

有孫退翁跋亦不名其爲何本是帖石木本非一二種莫古於勑字本莫近於周府晉府本余所見少未能据定此册

繹山碑長安本跋

金石錄以爲後魏太武帝登山仆碑而模拓者不絕邑人疲於供命聚薪焚之遂致殘闕然求者不已縣宰或取舊文勒石置縣廨令人間有藏者皆是新鐫而杜直以爲棗木傳刻豈有別本也于欽齊乘以爲府城西北隅有摹秦碑極精旁刻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篆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因勒於青社郡舍西楊以爲青社本斷裂甚多嘗見陳思孝論翻本次第曰長安一紹興二浦江鄭氏三應天府學四青社五蜀中六鄒嶧七此

乃鄭文寶摹刻舊搨嘉定錢曉徵先生大昕謂石現在西安府學不復能完好也

潘校官碑跋

潘校官碑元至順四年濟陰單煒刻番易洪适釋文而較定洪所誤釋旣安以寧以字當爲且桓檜桓字當爲梅此二字以碑槪之單說爲是又洪謂挈作契蓺作黎界作俾曰作野皆不合於碑而單云精審何耶獨責字最合於碑用篆體也又遂添仿刀阙添貝殊不必也至單所釋禱字今已難辨余疑是祠字若其完備隱從五字猶能髣髴失字未可遽信元代陶謂此碑多不可攷只隱隱可見而來錫碧何云來溭滮乎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濱而錫碧何云十三年得於湖中乎若夫溧陽志所載

遂以元卓為元貞誤也泰和姚息齋先生岡以大興翁方綱詩見示訂其官銜年月甚詳

十三行帖宣和小印本跋

案松雪齋集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一本乃晉時麻牋紹興間高宗力購僅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至賈似道復得七十四字則是徽廟時墨蹟尚未入御府豈容有宣和小印故知子昂止有一本之說未當且與柳跋大令好寫洛神當有數本之語矛盾矣此殆是宣和譜中所收唐人硬黃紙本其七璽不全或成冊時翦去也錢塘倪虎疆先生承寬見示於通州西門外天成巷

同州聖教序跋

古人致疑於陝本以前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

十二字攷之本傳不合也又後碑則曉徵先生謂官銜作右僕射與舊史同可證宰相表作左僕射之誤然陝本既据玉海爲眞跡而多有說同州之勝者葢同州翻刻陝本而靑色於藍信如蒼潤軒跋孤蠶吐絲文章具在者也龍朔年號或後人追寫耶又蒼潤軒謂河南行書聖教在懷仁集右軍廿餘年前後爲米道君楊小妹瘦金體之權輿

附記後紙

書譜跋

張靑父云書譜有嶶廟滲金御題及宣政小印文氏摹刻停雲館中此本葢停雲翻刻也金壇王若霖以爲曾見眞蹟而語不及題印康熙間安氏刻故推伯仲

絕交書不全本跋

絕交書停雲鬱岡皆勒之其筆迹缺損處不同知非一本也王帖後湘東所進絕交六字下較文帖少草書晉右軍五字湯屋及衡山跋皆以爲李懷琳書蓋以諸大帖中往往有老子莊周一段標題懷琳亦然字體不盡同也此本前闕十四行後闕廿五行而缺損處又與二帖及諸大帖互異論搨之美則最勝

爭坐位帖跋

爭坐全本始合於山谷戲鴻堂跋云陝石字形已漫子家宋搨精好故勒之余嘗聞爭坐無二刻後攷清容居士集載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因再橅刻則知非止一石矣戲鴻割裂行欵昔人頗見譏研園集亦及之然思翁謂宋四大家皆自此出信是知言此冊楮墨似百

年前物

記蘭亭

秀水錢坤一先生載藏本有孫退翁題字是銷夏錄中定武瘦本也涪陵周海山先生煌藏本二冊國初大學士胡世安跋具在即銷夏錄所記蜀人胡菊潭收二三十本中之兩種也

孟法師碑跋

孟法師碑前云唐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中書侍郎江淩縣開國子岑文本作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後云貞觀十六年五月戊午造萬文韶刻字孫退翁題謂得於故恭順侯家嘗見趙文敏自跋千文曰此數年前學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蓋深知此碑也云云案貞觀十五

年登善選諫議大夫新舊唐書皆載當是十六年仍居此職集古錄則謂至德觀爲至德宫弇州續藁則謂首脫唐京師至德觀法主八字尾脫年月銜名三十三字碑敘脫百餘字銘脫二十七字葢歐陽之謂觀爲宫未必別有參差偶誤爾王之謂年月銜名俱在尾則與碑不合又宣和書譜謂石在長安國子監元美爾雅樓書目敬美澹圃書品亦皆載之此冊藏夏邑彭六一先生冠家舊搨也崔子玉論書抑左揚右望之若歆於斯見焉

房公碑跋

褚河南房公碑見之海山先生處清河書畫舫云賈似道屈角封大幾二寸古今法書苑神仙注云思陵故物多歸賈家有曲角封今帖後封字印止寸二分或僞造又有翰

林官記長印必會入御府則宋搨也

多寶塔碑跋

曉徵先生謂康熙中是碑斷銘詞缺佛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七字損歸我無空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然則是搨百年前物也

田公德政碑跋

靈芝碑不多此較鐵象寶塔頌尤晦前明季年復經埋沒安溪李文貞公巡撫直隸搜訪遺文易州知州以月朔文廟禮畢諸生有言廢圃草棘中露石一角者就掘得之移置府學予見宿遷徐壇長圭美堂集靈芝雖與胡沛然齋名向來評擬者似過當

書關里新廟記後

闕里文獻考載此記文與今碑刻無一字錯後奏則遵尚作尊尚曲阜縣作曲阜文宣廟作文宣王廟素王舊宅作素王之故宅傾毀作毀傾當以碑爲正也溫裕乃先聖三十八代孫戣之第四子新舊唐書本傳皆不載世系表及昌黎孔公墓誌銘載之宣宗大中四年以諫党項用兵貶柳州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使此亦文獻考所載與本傳不一同曉徵先生攷唐制節度觀察不並置故節度常兼觀察處置等使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六年正月制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孔溫裕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漕濮觀察處置等使此表及牒止稱鄆漕濮等州觀察使不稱節度者奏請之事觀察所司故也本傳稱仕爲天平節度使以節度爲重故

也記稱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已丑魯國公節鎮汝陽之三載則温裕鎮鄆當在咸通八年而舊史作六年恐誤云云余按咸通元年爲庚辰則舊史之誤無疑但先生成書體例每碑標目下皆紀建碑之年月此標目下獨紀爲咸通十年九月則非是蓋十年九月乃奏請與下牒日期此當據碑尾作咸通十一年三月如顧寧人所記則與前後體例畫一矣又節度觀察不並置謂不別置卽以本人兼之也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兼觀察安撫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之文通志云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後始一人兼領之採訪卽觀察故百官志開元二十年置採訪處置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也然則不並置之語旣明而奏請爲觀察所司言觀察而節度在矣本傳以

節度爲重言節度而觀察在矣

停雲館帖跋

弇州續稾謂停雲刻曹娥近古而精信然蕫待詔嘗稱越州石氏本之妙以爲不失右軍遺意此或其津逮耶然以祐陵之工翰墨止題晉賢書不目爲右軍固迄無定論墨林快事稱靈寶變字云若非較宋搨少廿八字無繇復辨今古大抵待詔精楷法橅勒正書尤盡善一冊

書譜本從韓家所藏眞蹟橅下而或誚爲影響是必秘閣續帖而後可也三冊

邢公晚來乃學草歐陽公詩云筆有神鋒老更奇實紀也五冊

虞伯生謂道祖臨褉帖最雅正松雪嫌其有按模脫墼之

迹六冊

虎兒尺牘眞蹟藏余家此刻太款側七冊

記快雪堂蘭亭

褚臨蘭亭祖本在順天王氏處絹舊將爛筆蹟類雙鈎前有文皇御劄兩行淡黃色花綾二龍圓璽後有柯董二跋及馮銓私印御劄希世珍也今帖不載龍璽敬仲止橅一印

題黃忠端公黃忠節公書

石齋先生强毅性成學術與博天啟時立朝正色不少折於温楊聲欬卒之身殉覆社適符自推之數古所謂於直言敢諫中求能死節而殺身成仁安之若命者先生有焉遺蹟七言古樂府一章蕴先生所作也乾隆丙申

賜謚忠端陶菴先生殉難於南都亡嘉定城破後偕弟淵
耀自盡於城西僧舍先索筆書壁上爲弘光元年七月廿
四日云案福王於十七年五月入南京行監國禮未幾踐
位稱明年爲弘光元年至明年五月福王走太平十五日
大兵至此書距殉難日約十月距京師陷約六月乾隆丙
申
賜謚忠節蓋弘光祇有元年且未終歲我
皇上恢千古之大綱致深仁於屋社甲申之下分注福王
則知區區執逾年改元之說陋儒之見而已至若加之謚
典而致身者以彰載之貳臣而喪節者以著天經地義萬
世屹然古來所以處勝國者未之有也
記元蘇弘道書延祐甲寅科江西鄉試石鼓賦八篇

初元太祖時北庭無漢人破許州得姚樞及濶端南侵拔德安得趙復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由是郡縣始建學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得東平楊英等而廷議或以為非便事中止世祖至元初史天澤王鶚以科舉請二十一年議科舉罷詩賦重經學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為國子監丞仁宗皇慶元年以為司業後澄謝去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二年中書省臣議科舉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帝然之而更下詔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二十五以上考試程式蒙古色

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限一千字以上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延祐之元年即詔所云皇慶三年甲寅也二年三月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四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是科左右榜通得五十六人順

帝至元元年罷科舉其時科舉一歲止三十餘人六年復
行科舉有元一代科舉始末大畧如此右坤一先生手抄
卷乃延祐甲寅江西鄉試賦也其人則李丙奎徐汝士王
與玉陳祖義李路羅曾吳舜凱蘇弘道其題則石鼓其書
則弘道墨蹟自李以下名序或即試中次第或爲弘道所
次未可知先生謂此世所希有手寫一通附諸同人詩於
後而訂卷中訛字是科吳澄楊剛中貢院校文李路羅曾
登乙卯進士李終新昌判官羅終臨江錄事即詔所云正
七正八品也程晉芳詩主司足病行徐徐註有見草廬集
年譜謂元年以足疾辭不赴蓋誤之語余案此元年或指
皇慶元年非指延祐甲寅也不赴或指不赴集賢直學士
非指不赴校文之聘也以此糾危素之失適與本集符矣

八賦中多以獵碣始於昌黎爲言其實自貞觀而來蘇勗李嗣眞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籒筆蹟伯施信本登善有嚴妙之稱至蘇州與昌黎特加詳耳鼓自靖康末入燕皇慶癸丑已徙至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而王與玉賦但及置鳳翔之文廟未究源委也文正公於文宗至順二年復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葢終有元之世議行科舉者四議科舉罷詩賦者二議罷科舉者二而科舉之盛莫盛於延祐之甲寅乙卯維時吏道雜而多端故欲罷科舉者往往託辭於防選法而學校則遠被遐荒自昔未有

題益藩崇副錡谿王長源書

按明諸王世表長字爲齊府世系第三字而齊府於永樂

四年奪爵後封除又案表有益藩銘谿王常涞於萬歷九年封薨不言所襲封及封除常涞爲憲宗第六世孫此長源或常涞兄弟某之字而表所闕漏也書作於萬歷四十七年

唐補右軍孝經跋

前有貞觀勑曰朕閱孝經有關風化王羲之草書尤堪珍玩惜乎殘缺卿等各補一章勒之琬 以詔萬禩貞觀二年六月廿五日勑自開宗明義章至敬親者右軍書缺膚字自不敢慢於人至如履薄氷眞書補不著某臣名自卿大夫章至以事其先君右軍書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二服字缺以事其先君下亦缺無補自教愛至謂之右軍書自侍禮至其儀不忒眞書補不著某臣名自紀孝行章至

爲下而眞書補著臣魏徵自亂則刑至又焉得爲孝乎右
軍書自應感章至無思不服眞書補著臣虞世南自事君
章至何日忘之眞書補著臣褚遂良自喪親章至孝子之
事親終矣眞書補著臣薛稷貞觀勅有御書之寶開宗明
義章有右將軍會稽內史印右軍書民字不缺筆唐臣補
書民字缺末筆虞世南世字缺末筆此帖紙墨之舊筆鋒
毫鋩之備盡蓋卽貞觀祖搨也

淸暉閣帖跋

康熙年間有林太監者曾遠見董文敏作書後侍從
玉几每蒙
垂詢故
萬幾淸暇

留意董書

㱟藻貞珉奠逵邃古而一時翰苑珥筆諸臣大率以董書爲程準卓然成家婉美勝朝者十餘人此刻頗不負文敏之能事惜無小正書耳

題陸機平復帖

陸機平復帖一卷在

壽康宮陳設乾隆丁酉大事後

頒遺賜孫臣永瑆拜受敬藏按

國朝新安吳其貞書畫記𠔿卷後有元人題云至元乙酉三月巳亥濟南張斯立東郝楊青堂同觀又云閒郭天錫拜觀又滏陽馬晌同觀後或將元人題字折售於歸希之配在僞本勘馬圖尾帖歸王際之售於馮涿州得值三百

緡云云此卷宣和金字籤其貞則未記載至帖字與畫其
目跋校之梁清標秋碧堂刻無毫髮異其入
內府年月不可考

戲鴻堂李北海書跋

姚息齋先生攻雲麾將軍李秀碑云碑舊在良鄉校官裂
爲柱礎凡六後展轉移徙今在順天府文信國祠僅存其
二一共百十三字漫滅過半一共百八字大約皆可辨識
文有云沮彼勝又云　俸散於戰人玉帛均於門戶國家
方築壇拜將賢和淑愼繄文壯武廣孝移忠式表先公之
墓　纏九族戀切三　攷之戲鴻堂帖俸上爲祿纏上爲
悲三下爲軍其他文皆同但賢和作賢縏繄作經壯作緯
又別有繄文壯武句在銘詞中繹其文義前後上下不相

聯屬蓋思翁所刻即是此書不知何人樵集成文遂據以勒石抑或搨得此礎意爲綴合邪 語詳息齋題跋

再記石鼓賦

延祐二年乙卯會試李韓公孟知貢舉作詩曰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窺天下士龍頭誰占日邊名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聖情願得眞儒佐明主白頭應不負平生許中丞有壬序韓公秋谷文集曰貢舉倡於草昧條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又云韓公侍仁宗於潛邸逆延祐當國即議行貢舉其後泰白野余忠宣李潯陽諸公立節壃場垂名竹帛皆出自左右兩榜又輟耕錄載元遺山所撰楊文憲公奐墓碑云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

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國朝科舉之設已肇於此余按太宗戊戌乃宋理宗嘉熙二年也據遺山碑文則前所記得東平楊英等英葢奐之訛也

題董文敏公赤牘四冊

右文敏赤牘三十有三皆與德州程紹公業及其二子者考其時則自天啟四年至崇禎六年云公與紹同舉萬歷十七年進士紹天啟四年巡撫河南列上宗室居儀封者為盜窟狀公牘中中州平亂疏葢謂此也是年臨漳得玉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久不足徵今欲恭進闕廷跡涉獻媚故先馳奏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等臣不能致徒獻符瑞臣竊羞之區區

秦璽眞僞安足計魏忠賢不悅紹遂引疾歸其歸年月不
可考公則天啟四年自太常寺卿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
事府事尋轉左郎適有南京禮部尚書李本寧請老因乞
推南五年正月廿三日得會推四月履任陪京踰年告歸
公牘中屢及秦璽疏事意欲振矜揚詡之然非紹所願於
朝廷者也紹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乞休去
公崇禎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越三年乞休去牘中方
今海內遺賢如老年兒者幾何此則公在京紹未起時也
明史列傳紹卒贈本部尚書山東通志云卒贈侍郎諡誤
矣紹二子曾贈次公者不可考語云邦無道危行言遜公
之謂南樂[illegible]曰剛腸難爲其上卒是道耶程氏家藏赤牘
原六冊後流入黔中康熙間濟南田雯爲貴州巡撫時得

之見雯子壁麗遺翰記稱紹爲肖峨先生傳志所不載也嘉善錢撫棠先生樾得六冊之一分爲四冊屬余考識之

題宋高宗瑞應圖

此圖六段乃宋高宗瑞應圖也第一段城門蓋磁州厲鶚樊榭山房集有題蕭照中興瑞應圖詩云肅王已去康王留天人助順先磁州今圖中射兎事不可攷或太鴻助順語即指此耳第二段飛仙亭續夷堅志曰靖康之變康王自金軍遣還奔相州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視其碑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碑必聞京師音耗三發三中即此事也第三段渡河續夷堅志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王禱天地河神而河水凍已合遂渡河云第四段甲馬問途事不可攷第五段夜夢續夷堅志王語幕府曰

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領兵入衛事也第六段祝棋揮塵錄顯仁后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棋局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事也曆景鳳東圖元覽曰高宗瑞應圖凡六段每段長二尺許沈宜謙常模來以爲劉松年而文休承嚴氏書畫目以爲蕭照必二本也余所見舊藏吳門張氏無款張丑淸河書畫舫曰項氏藏蕭照中興禎應圖前後凡六段匏庵家藏集中跋尾第云宋畫禎應圖凡十二段段各有贊而不言蕭照製至孫名岐法書名畫錄直云

宋高宗瑞應圖曹勛贊李嵩畫與嚴氏書畫目所載異也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曰圖凡六段予見三四卷大約宋畫院中人筆今此圖六段每段長四五尺不等且有欵知非東圖元覽所載止六段而無贊知非清河書畫舫所載末欵作古寺召易非兼帶臣李臣簫亘殊不可解或謂古寺召易非乃故待詔賜緋之半字而兼帶亘諸字則未得其說蕭照雖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賜金帶而李嵩曾得賜否不可攷且李蕭合筆之語亦不見於書記存其疑可也

記蘭亭

庚戌十一月觀商邱陳伯恭先生祟本所藏八潤九修五字損肥本孫退谷跋謂元人所藏本高江村跋謂此是定

武舊本宋高宗從此摹出者非宋時所刻本也覃溪翁氏以爲元陳直齋本
又一本非定武有吳說朱敦儒跋
又高江村所得錫山秦鉽藏本十九種一有松雪齋圖書印朱印一米模褚臨本一後刻雙龍半璽一前有刻印四皆裝時截去不可辨一前刻唐模蘭亭四字後刻長樂許將熙寧丙辰孟冬開封府西齋閱十六字此褚本最佳者搨亦甚舊當爲十九本中巨擘一後刻秋壑圖書及武子二印江村以爲秋壑模本初搨一後刻芾印平生眞賞山齋季楊杜窮章祁國之裔杜氏世玩等印及紹興小璽一前刻蘭亭敘唐臨絹本七字江村以爲頫上本初搨也其餘大約皆部帖中摘出無甚佳者

再題筠谿王書

余昔曾按長源二字非筠谿名乃字也今觀車萬育刻帖有筠谿書自署長源道人其爲字無疑矣

記所見書畫

定武肥本紙精墨濃金龜鍼孔諸式一一淸楚八潤九修之證於此創見卷末有明人許氏及孫退谷臨本高江村張司寇跋

宋人寶津樓奪錦標圖長卷水墨界畫甚細已甚前有篆題錦標圖三字初不知樓名出處後得之宋人詩集中

宋北澗和尚詩跡一卷有姚少師跋

宋覺隱和尚詩畫一卷畫與圩仙合作水墨麁碎蹊徑離奇頗不善畫而別有意外趣書則狂草過旭素自記云覺

隱喫飯圩仙亦飽圩仙代喫覺隱亦然此話曾於王阮亭雜書中見之每謂志怪已極不意親覩其筆

宋朱銳赤壁圖卷後有金禮部閒閒公和東坡大江東去詞

趙文敏畫天馬篆書吾聞天馬之子詩牽馬蕃奴著紅衣采色艷深殆無倫比廿年來所見惟艾宣一山茶花可匹耳

趙文敏臨石鼓一冊

唐人明皇臥吹笛圖維摩詰散花圖問道圖鬥牛圖韓滉龜茲舞女圖閻立本職貢圖周昉宮姬調琴圖皆世之希珍也初疑調琴筆法與余所藏松雪遊行仕女相類恐是松雪臨本並展而諦觀之究有松雪不到處韓去閻年代

甚遠而絹素如一精緻厚密北宋以下無之韓卷後有宋
蘇庠跋
米虹縣詩府公帖
宋搨聖教未斷本皇甫碑雲麾碑九成宮銘佛遺教經聖
教余得之以舊藏文衡山唐伯虎二跋附冊後
趙行書蜀山賦
黃庭經紙本後有此書稽詢不訛天下無雙刻萬世多長
生矣十七字即臨經者自題也江邨跋謂人皆目爲鄧巴
西筆總之元人作也竊謂筆法近德壽宮製而十七字題
似非士大夫經生語諸城劉石菴先生墉以爲然即識其
後誠好事也
南唐戚畹文會圖趙幹畫圖景山林而已與蘭亭修禊西

闍雅集布置迥別圖後多緇流與會者之詩

蘇漢臣百子圖大軸紙本所見漢臣畫此爲第一

題王叔明聽雨樓圖

此卷按鐵網珊瑚淸河書畫舫鈌陶振而介軒鈐印無一完者是曾經割裂矣圖及周伯溫倪雲林蘇昌齡饒醉翁高季迪張士行張來儀馬玉麟王鳴吉嚴瑄趙本初韓公望陳永之之書皆眞蹟張伯雨錢思復鮑伯孚鄭essential卿王敬助姚斯道當是假托王達善記誤以才名爲鳴諸君爲均僞無疑矣

書譜跋

秘閣續帖初搨不可得見則此帖當以停雲初搨及岳麓村本爲佳不知更有元祐二年河東薛氏橅刻本初搨在

焉其停雲剝闕處此皆全藏天津邵朗岩先生玉满處

記所見書畫

內府以修石渠寶笈之書出秘藏古書畫於

懋勤殿

命翰林等評定甄別余得見數百種未能悉記記廿餘卷

亦未暇詳其璽印題欵也

唐搨蘭亭前有黃綾貞觀御筆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九字與余昔所見貞觀御筆墨蹟蘭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陽宮賜高士廉黃綾籤同一筆法快雪褚本前貞觀御書郎余所見也此本迥異於定武神龍類上諸本石甚長較諸本約高一兩字又定武肥本八澗九修流帶未損卷末有米南宮題記二一在元豐一在熙寧是知元豐以前搨也

然則姜白石謂五字損於熙寧之後益徵信矣其損於薛
氏之鑱或損於他故迄無定論也松雪臨本在卷後自跋
云平生所見三本最佳一爲叔固丞相所藏卽族兄子固
水滄廉遺本一爲吾弟藏本一卽此本譚崇文家物也又
有張仲壽跋及臨本跋凡六七則又附文待詔臨本及細
楷跋自記年八十有九
保母磚舊搨有董跋
隋人書白麻紙史孝山出師頌高宗八分晉墨二字在前
小米審定爲隋人書兩行在後
懷素自序草書白麻紙凡合縫處皆有建業文房之寳李
西臺杜祁公蘇子由趙德麟皆有跋
王著草書千文疑作侍書王著

東坡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徽宗御製詩瘦金體字
張即之報本庵記
松雪興國寺碑稿急就篇
右軍袁生帖疑是海嶽筆
孫過庭草書千文疑海嶽臨本
閻立本孔子弟子圖有朱印云順治　年月賜大學士宋
權
韓滉七才圖唐絹可識也
黃荃柳塘聚禽圖後有臣張金界奴上進及諸臣官名楷
字極細絹甚縻矣
展子虔春游圖徽宗題前綾馮子振跋尾

李唐長夏江寺圖實神物也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雖繭絲牛毛不能喻其鉤皴之細有
東坡一記
牟益白描擣衣圖并自誌
李公麟醉僧圖老泉書人人送酒一絕句以此知戲鴻之
目爲藏眞及後人之收入坡集皆誤也然字體與戲鴻刻
小異豈老泉亦臨藏眞跡而思翁自見藏眞墨本耶然以
誤入坡集觀之又似老泉作也
揚補之梅花三疊圖梅三枝七言古詩疊韻三首
王叔明聽松圖
語云千里一士比肩而立一日而見古書畫名跡廿餘種
亦不恒有之遇也去冬見定武本而知八濶九脩之證庸

詎意八閱九脩之未損者復一見耶十七年前見黃綾簽貞觀御筆庸詎知更有一簽以互證耶家藏懷素兩行人間絕跡也庸詎意千餘字完卷巋存天上耶松雪所謂翰墨緣也

又記

五月十九日復於懋勤殿見五百餘種皆横卷也開皇蘭亭末有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九字墨色甚重每行間以朱絲欄字體與定武小異因寄之因字向之二字痛哉之痛字悲夫之夫字斯文之文字皆作雙鉤董文敏有跋

唐鈎硬黃紙大令元度帖

唐鈎黃素右軍平安帖米題籤

周昉仕女圖共六女二犬一鶴一辛夷花一石山子其畫眉用綠色所謂螺黛也

盧鴻草堂圖并十志志非一人筆皆楷書楊少師周益公跋字已漫不可辨

胡瓌卓歇圖

唐人會昌九老圖祐陵題七律二首末有賜從乂三字鄧文原趙松雪跋

韓幹支遁鷹馬圖

米蜀素卷織成烏絲闌非石刻所能仿彿也

東坡制草一後杞菊賦一草書千文併雜書三則共一制草麻紙後杞菊賦藏經紙末有長方印朱文八字曰東坡

居士老泉山人跋之亦稱老泉于此創見四月初見草書
人人送酒一詩款是老泉而詩在坡集嘗疑誤收老泉詩
於坡集中今即此印觀之安知前草書非坡跡耶千文亦
藏經紙雜書三則則快雪會刻之
山谷書太白追追訪仙城詩狂草也又書松風閣詩
張即之書杜使君意氣凌青霄詩大字
范子珉牧牛圖
李龍眠三馬圖東坡書贊政和年蓬池生詩及紹興年紫
芝道人跋同時武震跋末有董跋
丙舍帖越州石氏本跋
帖尾有停雲圖印則停雲刻出於此可知也大興翁閣學
定爲南宋拓本考覈甚詳

題董文敏公法華經

文敏書法華全部七冊始於萬歷廿七年巳亥正月旦日成於三十八年庚戌五月十九日無缺佚可謂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者矣紹興童梧岡先生鳳三藏之

再記瑞應圖

大內藏蕭照畫曹勛贊瑞應圖一卷凡十二段圖前有曹勛序大畧謂臣自中山受徽宗皇帝詔陛下即大位須示天下符德皆爲瑞應比蒙聖旨詢問特命宣諭四方臣民臣勛謹輯瑞應諸事都爲一帙而系之以贊其第一段後言顯仁在北時徽宗問康邸祥異奏曰上初誕育金光耀室四聖從行非他兒比二段後言顯仁夢神告曰勿以殘物食上戒之甚至三段後言帝喜親騎射兩臂舉斛米行

數百步四段後言肅王代往金營求成五段後言使金時
顯仁懿節送至廳事小女奴招兒指曰有四人甚長大執
兵器從王馬後顯仁曰吾事四聖謹必獲保佑六段後言
磁州郡民殺金使王雲七段卽言䄍棋事八段後言上猶
駐磁而敵騎至郡東問路傍老婦帝在磁否婦紿曰前日
已過山東敵乃退舍此卽余所藏圖第四段甲馬問途之
事也九段卽言郡圃䄍射事而以飛仙亭爲飛仙臺十段
後言駐磁州騎軍從出郊忽白兎躍起帝一發中之卽余
藏圖第一段事也十一段卽言渡河事而謂自磁北歸經
李固渡扈從先行帝殿其後惟高公海從行帝纔及岸氷
裂公海馬陷僅免與續夷堅志所載大異十二段卽言賚
賜御袍事此卷或卽匏庵家藏集中所跋者耶卷後董文

敏鄒之麿跋

題白玉蟾足軒銘

道錄有海瓊玉蟾白眞人是不知長庚之葛姓而竟以白爲其姓矣虞翁生自非道園伯生小印當是後人僞作墨林鑒藏最富尚止見此卷想海內寡二也

據劉後村序王隱君六學九書引所見丹家四人鄒子益曾景建黃天如白玉蟾鄒不登七十曾黃皆僅六十玉蟾夭死則仙昇妄也元又有道流玉蟾子

題趙文敏臨聖教序

此冊乃橫卷所改皇慶三年文敏年六十有二書也宋克跋中五字訛作吾然眞筆也餘二跋及王若霖題皆佳

寶本閣帖跋

賈似道以閤帖旣燬乃模其家藏本勒石世所稱賈本是也此冊乃原搨顧從義所收從義屬文壽承兄弟雙鉤復刻之而裝雙鉤油紙於此冊之背董文敏跋暮年眞筆也賈本雖不及三山殿棗搨然勝後代他石多矣

歐陽率更二帖跋

乾隆庚寅知遵化州潘應椿得信本二石於民間一不全九歌眞書唯有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河伯山鬼之全文及湘夫人之前半章東君之後半章餘俱佚一不全千字草書自比兒至末共六十五行有周越跋尾然則宋刻也六百餘年久晦而彰獨完好如新晩出之幸也

梁越州城隍廟碑記跋

此碑建於梁開平二年戊辰前書武肅重修神廟及乞封

城隍神唐右衛將軍總管龐玉爲崇福侯之奏中大書太
祖勅後書武肅記文其以城隍爲墻隍及文中子城屬城
越城之類俱作牆則朱温父名誠故避嫌名也以戊辰爲
武辰則温曾祖名茂琳故併避形聲也末署曰啟聖匡運
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
兼中書令吳越王棨武肅乾寧中平董昌之亂昭宗授鎮
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光化改元又加檢
校太師天復中封越王天祐改元封吳王梁太祖卽位封
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明年加守中書令此碑則總唐梁
先後所加銜爵而署之也其謂豐生劉氏妖起羅平孑躬
秉睿謨恭行天討數年擐甲兩復越牆則僖宗朝斬劉漢
宏於會稽昭宗朝執董昌於杭州之事也時武肅旣已臣

梁而述故唐往事猶以睿謨天討稱之義可取也或曰碑記及書皆出於羅隱葢隱嘗與沈崧皮光業林鼎同爲武肅賓客余未獲覩碑陰俟攷之

記蘭亭

宋游似藏蘭亭百種每種以雲藍紙裝其前後復以藍紙小籤標於前如甲之一某本之類而後幅更註右某本用景仁印鈐之景仁似之字也裝工名趙孟林故必有趙孟林印鈐合縫處此復州本標戊之一則第四十一種也帖尾刻右蘭亭記乃景陵郡齋舊物堙沒民間已久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三日跋共三十八字

再記瑞應圖

代醉編載高宗自眞定逃囘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
雨行一日投宿揚嫗草舍嫗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
然則是揚若水也亂離之日傳聞多異辭固然爾
再記瑞應圖
甲馬問途一事撫棠先生考靖炎聞見錄載康王自金歸
路遇媼求漿既去追騎至問媼媼曰王過此數日矣媼蓋
李若水母云云果爾則曹勛當時豈不知而贊中第云路
傍老婦耶
附錄
內府所藏蕭照瑞應圖一卷凡十二段曹勛贊序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神武本於生知天
德章於繼緒爰自誕聖以及纘承上天靈應皆前代所

上猶駐磁而敵騎大集至郡東問路傍老婦上在磁不

婦紿曰前日上已過山東敵驚歎追已不及卽退舍臣

謹贊曰上駐滏源號召忠義敵知覇府追以精騎問媪

期實媪乃左指軍修不驚可識天意　第九幅後載上

經鄲州館於州治圃有榭曰飛仙臺上密意有所卜命

箭連中牓上三字無偏無側箭皆在字形中上悅臣謹

贊曰覇府初建英雄林林謀畫雜進率罄忠忱上意有

卜三箭叶心曷求龜筮赫然有臨　第十幅後載上駐

磁州晨起出郊騎軍從行馬首忽白兎躍起上彎弓一

發中之將士莫不駭服然兎色之異命中之的二事皆

契上瑞臣謹贊曰維是狡兎色應金方因時特出意在

騰驤聖人膺運撫定陸梁一矢殪之遂滅天狠　第十

一幅後載上自磁州北回時窮冬沍寒經李固渡過大河上令扈從馬先過獨殿其後惟高公海一騎從行上纔及岸冰聲大作坼裂回視公海馬已陷水中公海惟持馬籠頭得免臣謹贊曰邊塵濛天朔方已隔冰河千里與雪同色御驥登岸冰遽解坼呼沱曷聖維德光宅

第十二幅後載上受命爲大元帥方治兵選將應援京城忽夢欽宗如尋常在禁中脫袍以衣上上恐懼辭避之際遂寤臣謹贊曰靖康之初上爲愛弟連將使指敵畏英睿解袍見夢授受莫避天命有德中興萬世

記蘭亭

此本亦游景仁藏本前藍紙小籤標戊之七未知所出後又標右未知所出景仁及孟林印具在是第四十七種也

淸流帶右不鑱損八行界畫甚粗而長出橫格然與八澗九修者不類輿感之由由字中畫透下竟作申字此一奇也安岐籤卽題未知所出本

題趙文敏四體千字文

文敏篆隸眞草書千字文乃延祐六年爲焦彥實書張天雨唐子華二跋伯恭先生以示爲眞跡無疑

題董復千字文

此末署致和改元秋八月按元泰定帝以泰定五年爲致和元年是年七月泰定帝崩其八月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於上都改元天順其九月懷王圖帖睦爾龔帝位於京師改元天歷懷王文宗也致和元年卽天歷元年然文宗改元於九月則董復書千字文在前其時雖有太子所紀

之天順或一月之中上都頒詔尚未至京師耳及十月文宗陷上都太子不知所終故天順年號迄未行於天下

記黃庭經

帖前後有趙氏子昂朱印卷尾方方壺隸書一行四十三代天師張無爲跋云或傳爲松雪齋本也莫廷韓遂實指爲松雪齋本思翁謂黃庭七字成文右軍首書四言惟此帖獨與昔人論黃庭尚存鍾法他本不然亦惟此本似鍾信希世之珍許元奮一跋校覈最詳謂黃庭乃老子閒居所作七字成文此帖後有幽闕前命門他刻本則作前有幽闕後有命門明堂四達法海源他刻誤作員棄捐淫欲專守精誤作搖俗專子精志安寧誤作心安寧心太平誤作修太平卽得不死誤作卽欲不死萬歲昭昭誤作照照

爲專年誤作和專仁關分理誤作開分理長生道誤作長生草動胥精誤作動見精闕覫誤作關離通神廬誤作通六合脾神還歸依大家誤作心神還歸與大家成其形誤作藏其形三府誤作二府共訛廿六字云此本實創見紙墨未爲至精美

同日又見一墨本黃庭乃吳廷餘淸齋所藏吳以爲梁模雖據梁武與陶弘景評書爲言似未足爲確据嘉定東陽滕氏跋三行甚舊思翁則謂之唐臨大都鍾紹京爲之亦臆論耳元陳繹曾章草及管暐行草書二跋極佳此卷當以跋重若謂眞是唐人硬黃臨本未敢深信或非諸公所跋原物乎

宋牧仲所藏西嶽華山碑朱竹垞跋以爲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此特完好不自禁驚心動魄葢自嘉靖碑毀之後如此搨實希有也郭香察之辯紛紜得馮景一攷甚快事

此商邱所藏爲缺十字本王無異所藏爲缺百五字本世間止有二本翁覃溪攷之詳矣至謂必係蔡中郎書似不必郭香之爲人名則錢唐馮景始從漢書檢出而竹垞手跋此本時尚爲疑辭後乃增入曝書亭題跋耳

二世孫成郡王載銳家藏板

詒晉齋後集 嘉慶戊辰至庚辰

成親王著

晩秋即景

最喜愁霖霽兼停羽扇勞微涼生夏屋明月析秋毫水落鷗逾遠花殘蝶漸高遥看挈瓶者應是貰村醪

鬢絲

鬢絲頻理枕頻欹老愛追思少壯時已覺梧桐疎月露漸聞絡緯近堦墀光陰夜壑藏舟是筋力秋山策杖知日出烟消見漁艇十洲風外竹枝詞

苦雨

袖手聽霖雨垣墉日就殘無如秋草惡只剩夜螢乾書畫焉能曬關山想更難向衰愁腹疾兒女問平安

觀桂

蓮房已復墜波紅幽賞相攜問桂叢萬顆紛垂金粟密一輪靜對玉奩空頗藏越酒堪娛客且喜吳船未阻風憶得高旻寺中見綠陰百樹覆花宮

以宣德成化瓶插桂枝

小瓶的是宣成物火色銷沈四百年細折桂枝供几硯深防酒氣屏栝棬自成閒課奔塵外欲遣餘齡細意邊一種天香赴幽賞莫嘲兒女養風烟

九日

北里無停蓋西園獨倚樓霞明千里目風響九邊秋故老多淪落新知少唱酬行年俟六十插菊且盈頭癸丑九日會侍孝耕亭裴子光汪雲壑三先生登高飲讌

九日懷城南諸先生兼懷穀人先生

振衣傑閣攬秋穹地表天涯望眼中塞鴈一行穿冷月井梧百尺換高風杜陵鬓短冠難正張麗瀛陶令家貧酒易空張佩青自昔城南饒勝賞希蹤前輩在諸公

速客觀菊

十月寒花照眼明霜濃莫遣過時榮濁醪頗具宜斟酌佳客能來共品評不是愛花忘向老爲嫌遇物太無情并須小雪江梅候自煮風爐擁篲迎

客問瓶菊耐久之方告之以用炭火輕燒折枝處而護以黃蠟瓶宜古磁火氣退故也客笑曰火氣退者亦有用處此可觀也

含情無柰採東籬忍委霜風歎别離何異飛花春事去須憐插鬢老人癡折枝仔細封新蠟換水殷勤貯古甁駐景

神方憑檢與料量終不抵相思

聞孤鴈

畏冷怯登樓挑燈夜更脩此時孤鴈叫何處萬雲稠筋力年隨減關山老得休重教動衰聽短夢入邊愁

瀟湘沙水暖爾獨後秋期病羽寒逾弱低雲殢更癡氷堅乾荻候歲暮滌場時節幸無矰繳何堪耐苦飢

三河

三河亦是兵爭地城小民貧值歲饑雖喜太平椢鼓臥也憐遲暮澤鴻飛殘冬堅雪雲雖合荒野逢人晩更稀況是沙田秋潦擁白河故道欲全非

少保南軍郊外立旌旗彩色動漁陽寒沙往往尋沈戟故壘時時見跨墻跨墻築敵臺跡見本傳已遣二酋來欵塞何期一跡

遽投荒難求望祭豎閭地鎮薊逡巡又鎮昌自明中葉望祭北鎮於薊城今惟一碑在獨樂寺

古詩

歲計乃在春日計乃在寅戸樞蠹腐木瘠土無淫民大藥非外求松子久欺人勿謂毛髮衰而忘筋力勤

曠觀上壽民恒在農畝旁疾僨既不嬰腊毒亦不嘗飽食而暖衣其心無行妨想中遞傳命此事祇尋常誰能去食色諒不生空桑無端求長生容有不死方壽命固前定吾人中自傷

幡幡采瓠葉衆賓酌言酬華堂交履舄綺席羅庶羞儻守初筵意歡言有餘休恭人愼觴豆儕士凛乾餱酒所不自持失意忘其由本來無芥蔕積漸成山邱

清晨遡南澗言采澗中芹采采盈頃筐欲獻還逡巡玉食
旅萬方豈無昆侖蘋問子何當爾食美思其親
艮魚潛深淵不爲絲餌來鴻鴈飛冥冥弋人徒邅迴彼既
不我即將如彼何哉勿以嗛嗛食望報恒逾涯
雕文傷農事錦繡害女紅經禮盛三百亦欲觀國容萬民
無饑寒即是淳朴風人文苟不做功同質與忠
殷雷南山陽厥惟諸侯象震驚方百里出不喪匕鬯郡守
重於侯郊圻固保障漢文感馮唐雲中起魏尚若使困儔
書牧馬仍南向
嬰兒抱營魄立教函關東癈酒戒岐伯嗜粥明倉公內景
名字紛靈樞鍼石工俱言千歲度同趣三板封天地氣甚
大人在寒暑中誰能出消息獨立亘併幪不如節飲食存

存以要終
鮑焦無從容人猶不相許公胡竟渡河於義了無取智者
容一失空言復何補君看用馬謖居然違蜀主
別離不可道甚欲話相思及與君相見執手無餘辭珍重
春園花殷勤杯酒持飄風間涷雨花落辭故枝
鳳鳥信靈禽竹實以爲食鴻鴈謀稻粱冥冥避矰弋野田
黃雀飛安知六月息好賢如緇衣肉食乃無墨
縶余席豐厚生不識賤貧雖憯稼穡事習見艱難人撫躬
百有餘但當愛詩書詩書非謀食庶得我生初
繆滿遊物外王母赴瑤池碧藕空千年歸來哀盛姬古有
皇英女望遠多幽思萬萬烟波間浮雲遮九疑
周文翰烹鮮齊相安獄市叶君子貴能勤夫豈不事事衆

人風中波萬心走一利鎮之猶不平揚之助其沸燕處何
超然大哉聖人智
良將本無種美哉狄武襄而涅留弗去華胄謝不當如何
雁門郭欲後汾陽王祿大非不朽安恃乃祖功叶譬彼再
實木終焉根必傷
天地有大義下臣事共主討祿而致身是與君爲賈譬之
羞旨甘豈較所哺乳行人官甚卑陸培絕命詞何苦督師李建
泰膺推輪迎賊劫知府邵宗元
幽巖有道士綠髮餐芝栢女蘿翳櫟居煙波萬重積有時
青猿來久矣絕人迹忽聞踏葉聲自言探幽客側身入陰
洞稽首訪羲畫道士辴然笑辱問闕明白子如未前知何
必言周易乃可尋歸途山深日將夕

季春春氣盛園圃羅百嘉東風無後先芳草連天涯鮮艷
正紛糅老樹亦暫花鳴禽趁清晝蝴蝶如雲霞對景胡不
樂空嗟雙鬢華

世儒飾邊幅達士故所哂亦宜養威儀何必越畦畛囚飲
殊未佳裸國孰可忍縱使懷抱奇當令推相準荒客滿百
人豪舉恒離閔

法學失淵源俗吏沿襲非斷獄求其生載在瀧岡碑如何
謬解會五字秘相師救生不救死此語傷天彝明明七殺
條豈可憑單詞死者不能言陰德寧謂斯

懸雷稍穿石單極亦斷幹三五玉鏡滿四七金玦殘光彩
一何疾銷磨良足患飲水不解熱重繭非關寒天風引舟
去蓬山到應難

夙聞師儒言薰風歷鹽池潤物俾熬波是謂阜民財舥擁

海雲出遂挾山雨來震雷輥其中驚電縱横飛夏屋且穿

漏汎灑方淋漓嗟彼土室人安能無阻饑

韓起方憂貧欒黶乃爲汰甲帳饗四夷齊民無藏蓋丞相

不治生蜀土忘其敗酒灌以臨民儉德實唯大

譙國有君子吾希戴安道放達疾如讐禮度嚴自保儒學

西子鄰將謂嫫母姣東海疐狂裔兩觀尸正卯彼哉元康

人告退有莊老（或謂古有用少正無用正卯者誠是然馬遷孫述揚亮可比引也）

佮倫立下管佮東舞日中二人執一藝遭際各不同西方

有美人錫爵言自公

膏以明自煎蘭以香自槁但見邱與墳不見長生草魂氣

無不之誰知故鬼小令聞爲萬年其他無可考

汾陽讃相州武鄉失街亭大賢猶有敗誰能全功名千載

老成人惟有趙營平孝宣誠明主憲侯尤知兵羣言正淆

亂君相無紛更

看梅

向老偏宜懷抱開又因腹疾廢銜杯晚來兀坐烟籠月自

起移燈㸌早梅

看書

燈前細字百無能落葉思刪硯又氷委巷寒更兼短夢卻

頻遮眼到晨興

看雲

一向書窗午夢殘自燒沈水拭銅盤下簾祗爲留香氣出

戶看雲小耐寒

看魚

石盎魚兒靜可憐風漪寒藻翠如烟自應雙鬢蕭蕭白不踏南屏幾十年甲辰春三月在西湖

看竹

竹竿娟娟媚吾廬弄影廻廊乍有無勁節貞筠須老大而今風雪要人扶

看畫

妙畫相投空感惠老來翰墨漸無緣卷還也省汗寒具目弄烟雲憶少年

殘菊

忽忽三時過寥寥百卉無早梅猶有待殘菊未全枯將意垂風幔衰年愛地爐駐顏偏減酒且復小傾壺

繁華非所貴冷淡意彌長不惜百回看爲憐三徑荒寒螿啼老翠野竹蓋殘黃天意原矜護其如後夜霜

季秋與睿邸鄭邸小集先月樓 鄭邸樓也

華筵高敞鳳城東邸第池臺結構工燕處自超緣竹外文章已出輩流中虛慙荒客隨曹虎竟擬空尊對孔融禮數雖然寬百拜獻酬猶有古人風

抱岸危樓逈不羣清秋暇日接涼氛蒼烟遠自西山入綠浪深從北渚分拄笏俄延濡筆待得魚笑語隔橋聞輿公後序吾能擬璽紙還須囑右軍

十月二十五日盆梅開兩花

一自經年別雙花破曉來風寒雖日甚天地又春回昨夜猶相問前村定未開糟牀剛借得洗我舊深盃 近有製糟牀者極簡

便借來向未試
而梅適花故及

早梅

水邊曾日報竹外與君期人老別離後眼明相見時層陰低北戸孤白發南枝歲宴成良覿芳馨慰所思

憶蘭

不見幽蘭在眼前含芬汎影思殷然銀瓶露井晨頻汲紙閣風燈夜自懸堂下蘼蕪空夢想山中雨雪可哀憐寒江何日吳船到暫坐湘靈鼓瑟邊

春風

梅萼含紅郎次開旋呼老僕問新醅墻東古寺鐘聲到知是春風昨夜來

題漁父圖

斷岸荒碕抱曲流沈沈寒色赴汀洲一江雪暗須沽酒半夜風生且繫舟釣罷空餘載孤月醒來始覺伴雙鷗明朝移向前灣去可得斜陽曬網不

蠟梅

磬口連枝密檀心破臘新影輕王氏鳳香烈石家薪恰映杯中酒還分嶺上春記曾南國見今日看花人

水仙

無語散凝馨幽懷悄目成坐中仙子降門外大江橫已報馨旗閃須將桂櫂迎但聞環珮響靈瑟暮愁生

唐花

唐花羅几席芳氣襲衣襟頗似依溫室還疑綴上林風霜如歷鍊根柢定深沈未有尋香蝶窺窓祇凍禽

豐臺花匠以盆花二種來云一爲蘇梅其花單而小香甚濃一爲六安梅其花層而大香次之留置齋中題四十字

隔越雖千里芳馨各一春羈孤遷地客依倚養花人畋井邀新潤同岑悟舊因孤山應獨笑冷蕊自湖濱

其二

豐臺花世業巧可入天工盆火温涼候簷風避就中歲時羣木落人力萬春融亦有停盃待飛簾杏雨紅

無睡

老人無睡百尋思聽徹寒更枕獨欹我腹何曾拄文字爐灰猶撥六朝詩

負暄

嚴冬墐戶掩柴門聚話豐登共負暄野老亦簷無外事貧
家棉襖有奇溫
九重懇懇宣官吏八口熙熙長子孫春酒熟時場圃淨太
平何以答
君恩

負暄詩自和

常課催租不到門比隣欵欵接寒暄風聲却喜簷矮日
氣渾輸濁酒溫捫蝨談言娛父老謁飴供給鬧兒孫莫愁
朧麥飛霜壓中有三春雨露恩

又和

勞薪一握入糨盆煨歲家家掩蓽門暮雪居然尊有酒秋
畱果是稻連村圍爐每憶離鄉客分味偏饒在抱孫轉眼

青青原隰上夕陽牛背近黃昏

秋詠

一葉帶秋飛蓮舟賞已違青莎侯蟲起碧樹晚蟬稀懷袖
初捐扇邊關欲寄衣高樓宜望遠況此對明暉
孤燈搖綠穗小徑合青莎秋夢因蛩短閒愁敵雨多長年
山木落往事隙塵過若問幽篁下伊人帶女蘿
野渡舟須穩衰年路始難泥行愁獨漉雨望厭荒寒豈不
馳驅慣其如膂力殫天東挂雌霓雲氣又盤桓
小桂生南海移根海舶通開花各早暮日對驗天工香傳
四十里遥憶武當宮即此軒庭際珍之片玉同
城頭哀畫角城外板橋霜冉冉年垂暮蕭蕭日漸涼春秋
會一瞬風雨近重陽朋舊嗟零落空餘野菊黃

風月秋旋肅林塘景漸殊葉稀枝影碎潦退水烟孤虛閣延嵐靄輕舟入畫圖吾廬橋外是不用問樵夫

小瓶

小瓶十數宣成製滿插半開岩桂花居然山林在几席縱橫枝葉相交加頗憐涼露不相濕紗幌却把遊蜂遮羸得兒童笑多事深夜一燈煎苦茶

宣成小品三百年青花五采各精妍官奩粉盝醮壇琖欵識往往書上邊國初雞缸比戸有酒人揮霍未值錢收羅愛惜抵金璧人間不復多流傳

聞鐘

老屋東西隣古寺偏饒夜夜寺鐘聞塵埃倦枕慳新夢意想空山隔舊雲枯葉打窻風淅淅寒蛩滿地月紛紛何堪

萬籟供衰聽併作秋聲了不分

八月十五日作

雲淨星稀月一輪吟詩今夜倚樓人高涵天上三危露冷壓人間萬丈塵廣殿飄香丹桂迥清尊對影白頭新壯心每爲逢辰發秦塞東邊射獵身予在塞外遇中秋者三十餘年

落葉

瀟瀟冷雨向疎枝淺淺新霜逗薄帷湖上秋波來自潤禁中寒氣到應遲影翻不似春花落聲急偏於夜燭知寫罷蘭成枯樹賦虛牕遠岫坐移時

豐臺花匠世其業尤善養菊非唯黃華粉白朱丹無不有花開圍徑七八寸一盆值可白金十兩富者玩之貧者不及也戲成絕句

可笑陶彭澤東籬風露寒酒猶須客送花豈辦錢看

題漁樂圖

笭箵提來輕閒煞折脚鐺笭箵提來重臥翻春酒甕江上一雙鷗江水拍天流

題山樵圖

春禽鳴嚶嚶引我入雲竇時逢綠髮人倏去如猿狖日暮不可留下山紅葉厚

老菊

老菊垂枯慣風日忽聞疎雨滴初冬急移盆盎回廊外冷後沾濡不易逢

錦春園 追錄

錦春園裏萬花榮媚景熙陽照眼明百里蜀岡選挹翠一

渠邗水近涵清猶憐廢砌橫今古頗見幽篁記姓名來日
江船須早放倚欄愁絕暮風生

詠露俳體

寥天炯炯露漙漙荷葉斜傾桂樹團青女未窺唐帝甕碧
桃初擘漢皇壇轆轤井斷雙絲綆閶闔風搖百尺盤只道
瓊樓最高處玲瓏月濕玉欄干

閑詠

直待梅花信全芟菊草叢陽阿那晞髮永夜只號風隱几
聞鶴籟隕霜休百工糟牀春酒熟珠斗卽旋東

古意

江南芳草已凄迷樓上粧殘晚日低縱使春風將夢去幾
曾吹向玉門西

薄暮

薄暮無塵事風寒靜掩門舊書燈下讀如與故人言

微雪

飛花迴疑似翦水鎮輕盈曉訝霜飄墮寒憐雨結成微微疎竹響淡淡小窗明始欲開門看餘霞一縷橫

遲梅

新花應許看春意欲潛回幾度丁寧說何時宛轉來江船須數問風障合親裁小雪飛還止牆陰埽未堆

漁艇

枯林禿枝穿月影照見平沙閣漁艇霜嚴魚伏水澄空葭荻低垂石磯冷西巖月墮銜半輪又照敲冰下釣人

晨興

城頭烏起尾畢逋晨光蕩動簾櫳初嗽將出令雞鳴疎彈冠振衣香一爐衰顏何堪面藥塗頭髮一月凡三梳開門百事申僮約亦讀淵明寄子書

雪

密霰起寒更凌晨雪遂成高飛籠萬象大地靜羣聲田舍垂簾意詩人折柬情玉塵風不起漸放晚來晴

雲容

雲容結片陰歲序已駸駸淡日蘇寒沍淒烟緊暮林雪深宜煑酒鴻遠正鳴琴小閣移時坐幽人感物心

天平山 追錄

天平山上先賢祠萬石林立留人衣祠前草木合恭敬況是古荆連理枝黃鸞高下引空曲翠壁往復工蔽虧當頭

忽見太湖白春波渺渺無津涯

滄浪亭 追錄

滄浪亭子枕石湖朱賢遺跡俱荒蕪楊花輕輕魚作隊蒲葉短短鳧將雛薄遊城南趁佳日煙景稍曠笙歌疎歐公詩話自千古衡劑未肯分梅蘇

觀潮小引 追錄

海風捲雲入車箱白波一綫起東方須臾雪濤萬丈強震霆倏過澄江光來如戰酣去如忘天地動定非可常端居未始觀物變小知笑彼圖南翔

梅花餅

花落正愁人餘芬說餅新吳鹽調欲淡越酒點宜醇腕飯輕抄雪幽人細嚼春誰能留在樹末忍埽隨塵

像設南池在荒瀆巘櫂多諸侯老賓客關塞一干戈江上懷晴雨人間倚醉歌過賓須再拜俎豆暎春波

自怡

自笑書成債猶愁歲欲殘栖遲深屋底拳曲凍毫端老眼垂垂暗名家的的難終年無合作將底世人看

世未稀真鑿吾唯取自怡麁材貪撥悶暮景厭狗知服散行移晷焚香坐閴時八方求道後無限夕陽遲

祀見

問渡燕郊際曉行林烟未破野舟橫孤栖白鳥驚人起新綠春波暎最明

小園

小園觀物化遲日變寒烟春及無深淺花開有後先鳥鳴芳樹裏人立惠風前新水盈盈綠橫塘最可憐

無錫泰園門牓楹帖多王若霖書　追錄

風利中洽未得嘗竹爐攜向二泉旁春茶啜罷渾無事苦憶琅邪大道王

海寧陳園庭有舊紅氍毹其家人云當年演劇處也　追錄

池臺歌舞已成空一片氍毹退舊紅何事海雲來撲面垂楊老盡不遮風

雪聲

臈月桐枯竹葉乾雪聲清夜到疎欄併憐檐雀啾啾凍未擬籌燈細細看張旭三杯憨草聖孟郊孤劍敵詩寒來年七十身猶健但恐微吟句未安

庚辰十一月二十六日雪

凌晨携杖出西園雲望西山一帶屯麥隴高低都覆露豐

年書在道光元

有以左良玉劍來售者繼又有售史太傅硯者皆留

之欲各爲長歌以紀而老不能矣

太傅一函硯（硯匣上鐫太傅書七言詩一聯）將軍二尺劍（劍刻崇禎賜平賊將軍）甚

欲長歌之才盡筆殊慵水仙臺灣種買栽價能賤懶詠大

江橫寒更揖清伴

成親王著

隸書人字加兩點作仌未詳所取義初謂別於入字耳繼思篆文人字或作𠆢蓋仌之所從本也

錢曉徵先生云孟母仉氏仉讀若掌所從得音殊難訓釋案說文有爪字諸兩切蓋隸書正書傳寫或譌遂作人邊几耳

郊古岐字見漢書地理志文王徙郊匈奴傳襄丶伐戎至郊此婁機班馬字類刊本之誤蓋邞字

諸城劉文正公嘗言十七帖中天鼠膏治耳聾爲隱語言天處高聽早也

古銅弩甚多而淮南云銅不可以爲弩

兗州古郎用沇無兗字也蓋從六不可從兒不可無以下筆曉徵先生云以余臆度横水於允上耳

嘗謂李西臺書不在四家下閱放翁題跋乃有此論

絹之畫花鳥者其來甚古唐太宗屏風書絹本宋祝寬夫公濟跋云絹素十一幅雜繪禽魚水藻之文隱隱可認

淮南道應訓引屈宜若對吳起之言曰怒者逆德也[illegible]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與吳語載范蠡之言相類第吳語爭者事之末也而淮南曰人之所本義相反諸本皆然非字誤也

洗兒會自唐有之今世所行剷盆涂盆彩蛋之屬始於南宋

繆通穆秦繆公是也通戮詛楚文繆力同心是也通蓼鴻

烈汎應訓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是也

繡屬有緙絲者字或作緙或作刻案輟耕錄載渡江後錦褾裝池之名有克絲樓閣克絲龍水克絲百花攢龍克絲龍鳳等目乃知克絲南宋已有之矣

佛寺幢旛謂之歡門亦出南宋夢粱錄云食店門首以枋木及花樣沓結縛如山棚窓牖皆朱綠五彩裝飾謂之歡門

贛州贛字在說文與貢同音今讀若紺此音仍出說文蓋血部衉字空紺切下有贛字同上此明徵也或云章貢二水合流故名贛州贛字則夂攴未可為據余曰不然贑與贑一字也玉篇心部戇字下有戇注亦云同上是也

舜字體變作舜當始於蔡邕九疑山碑隸體

今修橋道者於道旁封土爲小壠高二尺長三尺以備雨潦時塞決塡淤之用俗謂之土牛漢書注云駝駝背肉隆起若封土然故又爲封牛今之輾轉相因未始無自也又築隄塘者其形每中間高起左右漫陁謂之魚脊背當本爲煬帝伐遼東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之語又三國志魏王裒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此荀子也今人謂弟子賢過其師爲青出於藍非是蓋出於藍與生於水對非與寒於水對也出字是所從出義不是出一頭地義李北海東林寺碑謂青色於藍此古人用字斟酌處元李冶古今黈云荀子勸學篇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氷水爲之而寒於水

宋槧勸學篇靑取之於藍而靑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困學紀聞所引同元槧作靑出之藍無於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大品牟犁破羣那經曰若他說時猶
如有人持大鏵鍬便處處掘作如是說令大地非地彼人
能令此大地作非地耶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若他說時
猶如畫師持種種彩作如是說於此虛空畫作形像彼寧
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粧染耶但彼畫師唐自疲勞也
此二喩前以喩人之非毁後以喩人之美譽寘所謂不知
其非譽之爲非譽也宋傳堯俞言於宣仁曰以陛下盛德
何所不容蔡確縱有謗訕願聽之如蚊䖟過耳無使有纖
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
誠而御遐福也堯俞言深合無逆之訓阿含語亦罕譬

警枕之名不出於錢王蔡伯喈已有警枕銘

灞柳出文昌雜錄筒糭出薛季宣浪語集端午典故可作對也

少陵東盡白雲求用兄弟求矣求字昌黎雉驚弓滿勁箭加用一矢以相加加遺加字

宋本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門首猶門邊也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可證宋本之是

任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文章名目之始以論爲始於王褒四子講德論固非而宋吳子良林下偶談駁之引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愼到十二論呂不韋六論爲據

然齊物論則不可以爲論名也

誇險險作嚴傅嚴巖作險皆見史記此古通也玁獮狁獫狁可知

說文序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字孳葢古通司馬相如琴歌云皇兮皇兮從我棲得託字尾永爲妃

愛其屋上烏憎其胥餘胥皆云是古骨字之訛然太公虎韜篇作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則是胥與烏爲韻非古骨字之訛也

昔闢莊方耕先生言欸乃今人讀作芺靄非也葢上字非欸是從矣從欠卽楚詞欸秋冬之緒風欸字耳故當與乃皆讀如本字云後於他書中亦見有此說又劉言史有𥉊迺歌一首可据矣

紅衲襖曲名未知所起然曲名多出元時元人詩集有用
衲襖者襖或襖之誤歟衲襖軍服也

記錢坤一先生所藏明人墨蹟

新鄭楊文忠公尺牘一紙細楷末署林下病夫則削職爲
民時也

會稽季本尺牘一紙謂近時講學者往往過高失聖人之
意惟唐荊川眞實不虛可以任道本博覽窮經戒空疏尚
有用當時以爲得陽明之傳故與荊川意有合也

慈谿劉世龍元卿尺牘一紙公嘗言事被逮杖斥爲民此
言病廢百懶云云蓋歸田後字跡也中又言諸事耐煩乃
爲首務前輩蓋屢嘗言之眞有以哉可見公非尋常者比

華亭馮恩子仁尺牘二紙覩其字跡覺四鐵御史婞直如

生其長子行可尺牘一紙行可刺臂書疏訟父寃請代死

孝子遺筆使人生敬

太倉周復俊子籲尺牘一紙書言桂洲題復文體黜鉤棘險怪以還渾厚海內諸名公皆云時文不必牽合傳註以傳註多不得聖人本意此言初若駭聽大要有理云云子籲爲嘉靖壬辰進士其言如此可見天崇大家之不墨守程朱葢不自天崇始嘉隆之際已有開先之論矣又言大同叛縛潘都御史殺李總兵勾引北人爲患賴劉總制郝總兵調官屯札之事此牘當是其居官時筆

長洲皇甫汸子浚尺牘一紙傳謂其留心世務此紙乃家居時銓而語及公私耗殘殺愈多戎臣無厭之事可謂江湖魏闕者矣

銅梁張襄敏公佳胤肖甫尺牘一紙中言途次乏代書者手書潦草伏惟台鑒云云前人有以代書爲敬者亦有義也

長洲申用懋敬中尺牘一紙又尺牘一紙大約言其父文定事謂驟者時情雖惡然尚以微辭相磯比來則信口詬詈無復人理如此世界安可一日稽留此可見當時朝廷不成氣象矣

南城張壽朋冲和尺牘一紙大約謂海上之事本兵輕聽游民養禍至今而始得一武弁辟說不掩則前此六七年之光陰竟以積倭之厚力成我之惰心今宜開諭朝鮮令奉正朔量置職官控守使倭不敢輕犯單取至於置官文則開府武則總戎須破格得人當用兵之秋必多方調度

以一勞成永逸時事日非中原在在皆危蹙蕭墻尤急於海上我輩此身義能自恃邱壑耶言之不覺痛哭云云壽朋時方買舟躡屩覓館聚徒作餬口計而以朝廷事爲切近之憂其志與一飯不忘君者何以異身爲萬歷癸未進士去國亡適六十年深計前知其人豈可量哉竟以盧州府通判終不克抒發其所鬱積設區區一牘復淪棄不傳誰復知有南城張氏者大抵搜羅前人字蹟非徒雅好博古之事足以備載籍之遺佚發潛德之幽光可勿重哉

烏程朱文肅公國楨文定尺牘一紙言藥福淸先幾而去聖上恭嘿中璫執權兩相逢璫之惡實千古未有之變然吾黨實激之使合更有不可言者又謂一事未及做一人未及用騙得大官爵而歸江東父老縱能亮我獨不愧於

心到家後自此活埋儘亦自韻云云文肅以大學士引疾去此去後蹟也古人義不得不去而忠不忍去既去則引以爲慼未嘗自處高節深可敬也又尺牘一紙言到家後一生事業止此此殊亦坦然所愧叨冒過當何朝廷官罰得之太容易太屑越即此便非好消息當道方求多於福淸高邑錫山凡事南樂作主自蒲州去後心事盡吐所惱之人無不露口聊城曰目下亦無大利害止爭得一去一來大端亦可概見山中一枕地其亦可以安寢矣

華亭董傳策原漢尺牘一紙署罪人某未知是劾嵩謫戍南寧時抑復官後被劾免歸時也原漢劾嵩之日官尚卑當與椒山爭烈、

常熟顧裕愍公大章伯欽尺牘一紙言福淸初入大輿南

昌不合小人以爲福清一洽南昌之黨則凡在同心一網
打盡矣弟與西溪表裏解福清之惑始知南昌之人皆吾
人西溪以義責福清福清不悅形於辭色弟譬以利害挽
回之杜茂欲牽修卜年以殺熊經略劉一爋欲牽南昌陷
之不測弟細細明剖究使茂不能染卜年一爋不能染故
相至於熊已問大辟熊方且怨弟而弟豈當受庇熊之罪
可憂者葛爾蘇淞有楊維垣張文熙又有兵道三人同心
不知作何顛倒耳裕懋後竟瘐獄而終當璫禍方熾諸君
子又自生門戶相厄不惟無所成功適以自戕可慨也
興化吳甡鹿友尺牘一紙謂自陳大來上疏觸璫怒是以
有王關之疏上國而逐言者世道至此諸君子意氣不無
消阻與其畏人不如自強遇大利害大政事明目張膽可

言則言可做則做畏而退縮猶可言也畏而投降不可言矣若政本得一二正人則後來氣脉自長當與諸同心者圖之此世道消長一大關鍵蘖文湛翁來有所依歸幸爲勸駕鹿友成進士於萬歷四十一年識者已多知國勢之不可爲此札言頗痛切使其能踐斯言必列於君子之林而立朝本末足述矣無如爲相之後遂不能有所匡正及崇禎十六年遣戍金齒行次南康聞都城變更不能死節蓋欲爲正人而弱者也又尺牘一紙謂蚩謬欲聯合諸君子以存如綫正氣顧主上神聖當事日務煩苛將釀成無窮之禍可爲痛哭流涕則與姚文毅書也

新建裘曰廣居之尺牘一紙謂曹瑞既善竊權又善避權伎倆高出魏璫之上僕直請帷譏切中璫甚爲側目又尺

牘一紙言千子舌如龍淵亦可畏也不善用其才殊爲此
兄惜耳此蓋指艾也兩書皆其歸後筆蹟書亦佳

常熟許士柔仲嘉尺牘一紙又尺牘一紙言禁網日密刑名錢谷（當作穀）之司人人重足衙門後輩到部銷假奉旨覆核栗栗自危亦非復昔年去來自由光景矣

桐城方以智密之尺牘一紙自謂備極刑僇守節不屈棄妻子冒白刃而歸命中興之朝雖不能死猶以爲顏面可見故人豈意南中訛刻一單誣以降賊之列是非顛倒中且有死難而并列僞官者南都惟以招權爭官爲事恢復防守四字總不暇及云云此謂弘光擁立時也時北官南來曾有降闖賊者

無錫馬世奇君常尺牘二一紙畧述國勢之將敗小人之方

興有謂以令人設機伏穽之心爲國家料敵制勝便可當
小范老子胷中數萬甲兵而顛倒用之平日占風氣者益
甚其陰陽負聲譽者亦多其門爍君臣朋友之道至此不
可復言
長洲徐汧九一尺牘一紙謂五月已題散館而有旨再試
此從未有之事欲於散館後求一差南歸此時可無規避
之嫌矣又尺牘三紙其一言漕河舟行艱澀糧船璫船前
後環擠每一守板必至數日而璫船甚橫逆云
青浦陳子龍臥子尺牘一紙自謂今年已二十餘俯仰身
世一無建立讀之令人憬然楷書古拙可愛
吳縣周茂蘭子佩尺牘一紙子佩爲忠介公長子其刺血
書號愬寃事與馮行可事相類而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

穎帝悉報可且命先以慘死諸臣咸視此例則其所施及較大也

鄞縣聞莊簡公淵靜什尺牘一紙莊簡辭吏部尚書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惷忠定王忠湣耿簡曰固也耿文恪為太宰方可否事少宰贊一辭文恪輒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如莊簡言則少宰可無設也古所謂皆有[illegible]難官之常制少宰不貳太宰誰當其任乎又[illegible]下[illegible]以貳上者謂保不可以貳君少宰之於太宰豈[illegible]至下僚之乎莊簡欲專事權挾紹文恪近之[illegible]可拟不辨

金谿黃直以方尺牘[illegible]以[illegible]蹤被逮至京荷諸同年相與周旋[illegible]後同志良不淺矣按

本傳直除濟州推官歲請畢定備貳帝怒遣緹騎逮問貶
沔陽判官丁外艱服闋起郡又抗疏論事可節獄拷掠編
戍雷州薨貽此兩事也
遂昌應櫝云林尺牘一紙子林守常州偕倪郡守謁御史
子林居山經不躬時稱山字太守楷法清挺方嚴益見心
畫之不衰也
太倉管志道尺牘一紙札中言孔誅亂賊孟闢邪淫俱於
人心中畫處下寸今以祖宗紀綱日增羡意日湮生出仕
途許多荊棘欲行而厭外撥上而陵下新進推官知縣唯
艷慕臺省以張威而務希藩臬二司又曲意抗撼以保位
如此風俗日下一日天下何由太平僕欲於中作砥柱蓋
附於從拜下從先進之遺意而不以立異為高又自念在

仕途不於人心國脉上加些氣力與時浮沉何異鄙夫欲再上一疏以決行止云

廣平王世楊尺牘一紙中言固原宣府九鎮錢糧皆乏此時即求不乏亦難況曰多積其所稱多積者葢皆往年支剩之餉非祿撙節而致固鎮兵馬誠弱延綏雖稍强然亦非一一精壯弟近日皆自爲分别冊籍皆不憑貴屬邊垣少故多以民堡爲險隘弟意他日造冊時如此類直須削去不必沿襲大抵邊臣套數眞是牢不可破即如虛冒兵馬一節雖告示勸語竟無一人肯出首者近自榆林東閱已四五堡各様弊端細詢之則左支右吾不可方物文武將吏以無事爲榮皆不以實對弟近日錢糧親盤兵馬親點險隘親歴器械親驗卷案親查文移親做兼之不得弊

端曰每焦燥不雅無益於地方恐遂有損於我躬矣不署所與者姓字季世邊防之壞弛可見也

雎州李恭敏公汝華尺牘一紙札言河西事大約謂外不爲擾我得耕穫自可聊生按本傳汝華於國計贏縮邊儲虛實與漕政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劑觀此札知其心在王室不虛也

鄱陽祝世祿延之尺牘一紙札言封禁山一開獰者能聚而不能散中涓固欲開之爲鄉里之災蓋指萬歷間開礦事也

晉江蘇茂相尺牘一紙書中言訓練之法先以每營教五十人手藝俟其嫺習又教五十人不過數輪一營之兵皆知藝矣蓋官浙江巡撫時書

崑山顧文莊公起元太初尺牘一紙畧謂近日士大夫以得脫仕籍爲証三昧南都舊稱清平世界自風波倣起紛籍亦復不少云云萬歷戊戌同榜又有一顧起元爲嘉定人而札中有南雝濫吹之語文莊曾官南京祭酒則彼自別一人也

新建徐良彥季良尺牘一紙札云蒲州出山之後人心皈依益冷豈眞有魚水之歎而從臾太多抑有宮府之隔而掣肘難措乎又言起舊可及南昌乎蒲州想不相忘也

宜興吳奕尺牘一紙札言奉違以來曾幾何時而君國之變遂至於此今幸社稷有君興復可卜但當事諸公凡舊水火日甚一日報仇雪耻從無實著正不得漫言中興東南半壁可幸無事也又云惟願天子有道無復干戈搶攘

之事秋風明月山窗無改林樹常存草野賤士有餘榮已
是焉既用事時也
大冶尺牘一紙末署姓萬歷已未有任大冶寧海人又有
浦大冶字君鎔無錫人工詩文書法歐陽率更此札致妙
有歐意或是浦也
青田劉文成公書陶靖節桃花源記一篇文成以佐命元
功開有明三百年功名之始詩古文亦肇造風氣不聞書
法之工如此也洵一代異人矣
吉水羅文恭公尺牘一紙細字甚靜秀望而知爲有道之
士也
吳縣王寵履吉尺牘一紙相傳雅宜病甚時時偃卧以指
畫肚曰祝京兆許我書抑主齋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

此可婉古人破穿池黑之勤矣然雅宜所詣在嘉隆問平平耳

許初元復尺牘一紙詹氏小辨云初工小篆莊整而秀兼善楷草此札中亦言及作篆事

七言律詩二首未署時行具草詳其辭意有忠君憂國之旨或爲申相國筆跡未可知

尺牘一紙草書名益王錫爵筆也稱生則未仕時也中言袁太宰舊例乃廟堂始倡以優賢厲俗非翁所宜與聞未知何指

華尺牘一紙未署姓札中言拙宦兩年無力能使入鄰之人洪守至今未有量移消息當時後弟而共事者皆先弟轉去一年矣觀此則當時吏部風氣可概見也

劉斯璋尺牘一紙略言自應山請劍誅璫遂與內廷爲仇羣奸窺間而入網羅文致舉從前建言國本之鯁後來計安社稷之忠盡推邪黨標白門戸誅夷嚴譴幸今上天縱神明河魁獨握而新舊諸君子發舒四年三案湮鬱之氣是指崇禎初年事也

坤一先生集明人書札千餘幅後督學山左爲巡撫國泰借去國泰以事籍没故書札頗入官先生家藏十之三四而已

今人謂生年爲年紀不知六朝已有此語作年幾梁簡文絡古歌有可憐年幾十三四少年年幾方三六美人年幾可十餘之句